

重点
阅读

文学经典化的一种方式

——评《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经典丛书中篇小说卷 □孟繁华

在《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北京文学》编辑部“为了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反映《北京文学》创刊70年不同时期作品的风貌”,编选了“《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经典丛书”,共四卷六册,其中有中篇小说两卷,可见中篇小说在编者心中的权重。编选的中篇共12位作家的12部作品,不仅是《北京文学》视野里的经典,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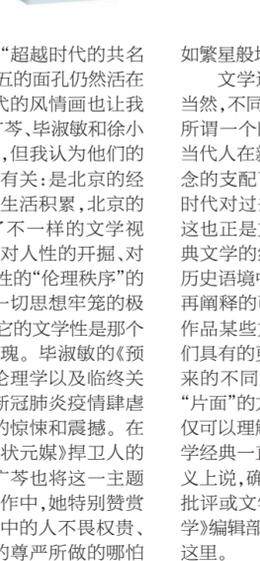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将近百年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为数不多的随处可以畅谈文学的城市,这是北京的优越和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文学》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实践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发动机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

影。通过这些中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北京文学地理的走势与变化。

入选的作家如余华、迟子建、蒋韵、刘震云、谈歌、李佩甫、李唯等,并不是北京“土著”作家。但《北京文学》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这些作家并发表了重要作品。余华的《现实一种》是其引起文坛注意的重要作品。陈晓明说,对于“文学怎么描写现实”“小说怎么表现真实”这类问题,余华在1988年通过《现实一种》做出了激进的回应,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这篇作品直到今天读来还很有力度,令人感到余华文字的那种刀刀见血的力道,以及背后透出来的那种残酷和令人绝望窒息的现实感。张燕玲认为迟子建的《零作坊》讲述了关于屠宰场女主人翁史美痛楚而浪漫的故事,正是迟子建“理想主义的抒情性”的一次变奏。作者以屠宰场心性浪漫的女主人所象征的理想主义,来反观残酷的现实存在,让翁史美分裂又自然的人格,在牲畜血腥与艰难人间生长出灵魂之花。孙郁评价蒋韵的《心爱的树》说,蒋韵感知世界的方式与同代人有所不同。她从畸形的生活里看到了被压抑的美,而一切都没有答案。而对于沧桑岁月里温情的表述,是非左翼式的。我们于灰色世界的苦楚里,却感到了暖意的光泽。白桦认为刘震云的《单位》“不露声色,嘲尽世情”。在我看来,《单位》确有世情性,但更重要的是,刘震云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构建了“新写实”巨大的文学潮流。何平说到对谈歌《天下荒年》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重要时代主题。但小说对旧生活的拷问,显示了谈歌的文学视野和思想深度。何向阳评论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是与生俱来的乡愁,指向人类的黄金童年。李唯的创作数量并不多,但这部《1979年的爱情》

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那一波三折的爱情婚姻让人一言难尽,但艺术上却别出心裁绝处逢生。这些可谓各种文学潮流的领军人物及其代表性作品。

而入选的邓友梅、刘恒、徐小斌、叶广岑、毕淑敏等作家或是北京人,或有北京生活经历,但并不是都写传统的“京味小说”。可能只有邓友梅的《那五》写了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现在看来殊为难得。贺绍俊说《那五》有“超越时代的共名性”,所言不虚。至今那五的面孔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风情画也让我们记忆犹新。刘恒、叶广岑、毕淑敏和徐小斌虽然没有写北京生活,但我认为他们的小说无可置疑地与北京有关:是北京的经历或阅历照亮了他们的生活积累,北京的地缘优势使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学视野。刘恒的《伏羲伏羲》对人性的开掘、对人欲望的觉醒与对非人性的“伦理秩序”的挑战,是那个时代冲决一切思想牢笼的极端化和形象化的阐释。它的文学性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鲜红玫瑰。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表达的是生命伦理学以及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仍有初次阅读的惊悚和震撼。在贺绍俊看来,叶广岑的《状元媒》捍卫人的尊严是其主题之一,叶广岑也将这一主题一直延伸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她特别赞赏那些处于危难或卑贱之中的人不畏权贵、不受诱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哪怕



很细微的一个举动。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应该是徐小斌的成名作,小说写的几乎是一个“症候性”的事件,在理想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发现的年代,小说的“雅努斯”面孔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优秀的中篇小说,犹如繁星般地镶嵌在《北京文学》的星空中。

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方式之一。当然,不同的选本一定要受到时代的限制,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和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过去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北京文学》编辑部编选的这套经典,其价值也正在这里。

书香茶座

作家杜阳林的《惊蛰》在《十月》2020年第6期登载,我对此很感兴趣。杜阳林和我是四川南部县同乡,《惊蛰》中的人物活动在阆中县,指的就是阆中县以南的南部县。《惊蛰》的主人公凌云青曾到老鸦场做生意,这是从南部通往阆中的一个乡镇。我姐姐1996年中师毕业之后就分配在老鸦场当小学教师,我大姨一家也生活在老鸦的农村。在1990年代,我有好几个寒暑假都是在老鸦度过的,对那一带颇为熟悉。凌云青流浪回到阆中县的途中经过太公镇,我读来特别亲切。我多年来盼望着有人能够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我的故乡,如今杜阳林满足了这一愿望。小说中的故事始于1976年,终于1986年。我在这10年间出生于南部县,并在那里生活到18岁,了解那里的乡村和城镇。《惊蛰》中的场景和故事,很多都似曾相识。在我看来,《惊蛰》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川北农村的生活状态,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有关1980年代川北乡村的史诗。

惊蛰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气,正如小说题记:“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醒,万物乃复生。”《惊蛰》中的1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这一春雷令万物复生。《惊蛰》谱写了寡媳徐秀英带着五个孩子在生活的泥坑里挣扎并最终看到曙光的进行曲,这是川北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命运逐渐改变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乡村在1980年代逐渐走出贫穷和愚昧的寓言。

阆中县观龙村地处中国腹地川北。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进来前,民众一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徐秀英一家是孤儿寡母,生活格外艰难。小说的主人公是徐秀英的第四个孩子凌云青,作品着重刻画了他的艰难困苦。他在家吃不到饱,就和一群小伙伴爬竹竿取鸟蛋,那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伙伴罗汉鼓动他去偷桃子,被看桃人铁锤抓住绑起来示众,受尽羞辱。他十多岁就干农活,背着高过他身高的一背架子麦秆,绳索深深勒进他稚嫩的皮肉中。他一步一顿走在危险的山路上,一不小心连人带物滚下山坡。他去广元投靠舅舅,遭遇冷眼,独自从广元流浪回阆中,一路忍受困苦。凌云青的艰难生活是川北农村生活的缩影。他们家一年四季都吃红苕,羡慕的亲戚家的伙食,也不过是在红苕粥里放了几颗米粒。贫穷使观龙村的一些人不顾廉耻、亲情淡漠,陈金柱一家为了多占耕地,甚至移动界石,欺负兄弟留下的孤儿遗孀。当徐秀英饱含期待去求助她的兄弟姐妹时,后者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不闻不问。这些故事和场景来源于生活,真实度特别高。

在这样的困苦中,徐秀英一家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为了将五个孩子抚育成人,徐秀英抵挡着欺凌和诱惑,含辛茹苦,忍饥挨饿,起早贪黑,40多岁就白了头发。徐秀英是一位独立撑起家庭大梁的女性,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母亲,是大多数中国乡村女性的典型。凌云青从小就懂得在贫穷中如何保持人格的尊严,他主动为母亲分担农活。为了家庭的生计,他最先在乡民中做起了米花棒生意,接着又开始捡破烂。他没有被沉重的生活和突如其来的疾病所压倒,而是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争分夺秒自学补习功课。徐秀英和凌云青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正是在这些“穷且益坚”的人民的不懈奋斗和努力中,中国才摆脱了屈辱和贫困,逐步腾飞起来。

徐秀英一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他们自己的勤奋和韧劲外,也得益于观龙村善良村民和一些朋友的扶助。当凌云青住院缺钱时,是孙铁树慷慨拿出了20元钱。当徐秀英一家因为小儿子云白吃了一丁点儿受托磨出的豆腐陷入窘境时,是福喜婆婆接济了困。当凌云青被迫退学分担母亲的重担从事农活时,是他的同学细妹子不离不弃,送来课本鼓励他自学。是细妹子的爸爸韩老师为凌云青争取到参加高考的机会,使他一举走出了农村。这些守望相助的故事,是贫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一片曙光,也是通向未来的坦途。

作品中,大学教授“老爷爷”夫妇躲避到观龙村,得到了观龙村村民的敬重。凌云青这个名字就是“老爷爷”取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名句,这是“老爷爷”在放逐生活中的自我坚守。当他把这个志向移到凌云青的名字上时,这激励着那位农家少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读书求学,并最终考上西北大学,实现“青云之志”。“不坠青云之志”这一寓意是高远的。

凌云青一家之所以能够看到曙光,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人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能够自由流动,农民的上升空间拓展了。凌云青和木匠逃出爱情受阻的故土去往南方,凌云青学剃头满师之日也带着憧憬前往南方,最小的孩子云白在云鸿不带走他时,也哭着发誓以后要去南方。南方有深圳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它吸引着中国腹地的年轻人。但在小说中,南方只是一个影子,它不像观龙村那样具有自己的血肉。小方的“春雷”让内地复苏,但去往南方的内地青年会遭遇什么呢?对当代中国而言,《惊蛰》只是开幕,大戏还在后面。

激励着凌云青的除了“老爷爷”的取名,还有路遥的小说。凌云青最后正是从《人生》中汲取了力量。事实上,《惊蛰》正属于《人生》所开创的小说类型,而且从《平凡的世界》中汲取了诸多灵感。凌云青是集高加林、孙少平与孙少安于一身的典型形象,细妹子身上也能看到田晓霞的影子。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通过知识和劳动改变命运的寓言,是一代人奋斗和梦想的集结号。但凌云青的奋斗改变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还有众多观龙村的村民,以及那些继续在乡村中或辛苦或恣肆的少年们,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变呢?当凌云青进城后,知识和劳动是否还能够一如既往地改变他的命运呢?个人奋斗,知识与劳动改变命运这些1980年代的信仰,在今天是否仍然还有力量?也许杜阳林在他接下来的创作中会给我们答案。

《惊蛰》：一九八〇年代的川北乡村史诗

□李斌

■新知新思

一部东方古陶瓷艺术图鉴

读沈荣均文化随笔集《天青色等烟雨》

□杨献平

对于沈荣均的散文随笔写作,我大致是熟悉的。但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的。沈荣均就是这样的一个写作者。他新近出版的这本《天青色等烟雨》(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便是如此。在我对他的关注和阅读当中,他似乎也写了不少关于眉山乃至个人生活体验的文章。眉山之大,在于“三苏”,也在于“彭祖”和李密以及“武阳茶肆”,人尽皆知的张献忠沉银处。此地文化底蕴之厚重和悠久、之斑斓和奇诡,确实是“天承地接”的。沈荣均生活于此,本身就有些得天独厚优势在内。较之以往的散文随笔写作,近年来他又深入到了“器物”,准确地说,是缀满了中国文化传统乃至想象力、民族习性、与文明标记的“古器物”。如陶、如瓷,如画工、如烧制、如色彩、如审美,等等,构成了他当下主要的写作题材和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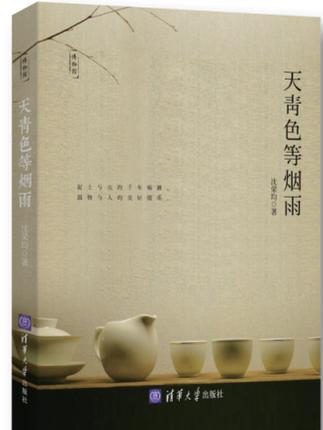
陶器和瓷器是最能反映上古时期及至近代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别载体。其中既有灵感的猝然爆发,也有刻绘与烧制的技艺和艺术性。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乃至显现于这些器皿之上的各种工艺与绘画,似乎都有着某种神性与人类最瑰丽与奇崛的想象力因素包含其中。正如沈荣均在文章中所说,陶器和瓷器的最初形成,肯定来源于某一种偶然的心灵机缘和付诸实施后的“石破天惊”。

器皿的无意中生成,便不亚于冥冥中的某种天启。陶器和瓷器的先后出场,从工具性的意义升华为艺术创作和鉴赏,这肯定又是文明的一个飞跃,同时也是新的创造。艺术的本质是空灵的,也是神性的,艺术及其一切行为,大致是人类在混沌至“清明”的物质生活中的“心灵淘洗”与“精神提炼”。从工具到艺术品,从模仿到独创,这种阶梯式的递进,体现的是人类最为阔大与丰富的心灵及其无限的“触发力”。在这本名为《天青色等烟雨》的文化随笔中,沈荣均触摸和观照到的,似乎是从古老的《诗经》开始的,《郑风·野有蔓草》中“零露漙漙”“婉如清扬”等等,再到“人面鱼齿”彩陶盆,再到仰韶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作品“舞蹈纹彩陶盆”。沈荣均于古老的文化遗存的纹路与形态之间,看到的是古中国人的现实生存情境和纤毫毕现的诗意生活。

在读《天青色等烟雨》这本书的时候,我极其佩服沈荣均的耐心与定力。他是能够在审视中反思飞动的,也是能够从神秘莫测的古代人的生活当中“提取”到时间的蛛丝马迹的人。关于陶俑这样的古物和艺术,我所知道的仅仅是“秦俑”,还是因为秦始皇的名气太大了,还有对西安的某种固定印象。而这本书又展示了汉、北魏、唐等时代的各种陶俑,如说唱俑、持镜俑、陶女俑、武士俑、侍女俑等,在《天青色等烟雨》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当然还包括那些以动物为原型而创作的、造型各异甚至有些摄人心魄的动物俑,如鸡鸭猪羊狗等等。人和动物向来是相辅相成且须臾不分的,其中的情感也是极为复杂的了。在此间,沈荣均所写的“秘戏图”的画像砖,便是出自眉山彭山区江口镇的崖墓,即男女行乐图。郭沫若称之为“天下第一吻”,沈荣均则说是“死了都要爱”,再行至魏晋南北朝,陶俑这种“生活的艺术”似乎大面积开花,无论形式、样式、工艺和用途等等,逐渐地广泛起来了。最典型的便是沈荣均此书中写到的“陶牛车”,这种以牛拉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品,遍及全国各地,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河北、四川等地均有出土。如此可以说明,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艺术风潮,也可能是普及型的、庙堂与民间均喜欢的“摆件”。

最珍贵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而沈荣均对竹林七贤的“看法”,特别是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帝王陵墓中出土的上述文武的解读,更具有穿透感。竹林七贤之后世遗存大抵是极少的,而《竹林七贤砖画》中所表现的人物风骨神韵,端的是举世无双,也验证了史书所载之流风遗韵。嵇康的“长啸”、王戎的玉如意等等,使得人物更加个性。沈荣均的书写也采取了逐一点到、生动画像的方式,使得“古物”及其艺术表现和谐统一,且具有现代性



和立体感。至唐代,无论是唐三彩,还是陶俑制品,再加上瓷器等等,显得更为雍容,也具备了某一些国际气质。宋代的“美”,性灵、自信、充裕与和谐的一面触手可及,反映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自是一番“十里看不尽”的市井繁华与朝代气质。

《天青色等烟雨》这本书既是艺术性的深度旅行,也是历史的回旋刻绘与线条式的勾勒。通过有形的艺术品遗存与研究,一件件、一桩桩、一幕幕、一章节,次序行进,把最具有中国本土独创性的艺术品做了最严格和审慎的、文学性的梳理和展示。这一点,我想是《天青色等烟雨》的主要特色。沈荣均的语言精巧而浑厚,叙述之间不断有神来之笔。加之他多年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与研究,使得他在书写中处处可见深厚学养与博学智识。

■开卷絮语

一曲荡涤灵魂的爱之歌

——试析兰溪小说《蕙园的春天》

□陈琼

翻阅女作家兰溪的长篇小说《蕙园的春天》,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在浮华时代读到这样真诚和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雅洁作品,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

《蕙园的春天》是一部描述青春校园生活和纯洁美丽爱情的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以及主人公的人生历程、爱情故事为主线,刻画了有着美好的精神追求、重情重义、寻找人生真谛的才女形象,写出了一代人的青春风貌和精神世界,其清新脱俗的思想内涵在同类小说中别具一格、脱颖而出。

《蕙园的春天》以饱满的感情、高雅纯正的情趣、细腻而富有激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写出了真爱的博大和美好。作品中,主人公大江对蕙园的爱是真诚、恒久、包容的,虽然得到的回馈少得可怜,但他仍一往情深、倾情付出,令人感动。多年后,当大江再遇到已经组建家庭的蕙园,并得知蕙园对他的感情时,他仍带着真挚的祝福之情像兄长一样在心灵默默地守护着她。蕙园和大江之间真挚善良、悲而不伤、充满盼望、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带着生活的厚重以及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令人久久回味。看得出来,这部作品中有作家的影子,否则,怎能写出这样有生活温度和质感,情感充沛、色彩清丽又激越人心的文字呢?除了书中的情感故事跌宕起伏、感人至深之外,大量诗词、书信的引用也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内涵,使其具有诗情画意般的浪漫色彩和盎然趣味,富有艺术感染力。比如,大江的情书就仿佛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和诗篇。读着这些激情澎湃的书信,我一次次被感动并思忖:如此绚丽多情、汪洋恣肆的情感表达,如此丰富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不是小说家凭才华可以虚构得出来的。它唤醒了人们心中对美好、纯洁的爱向往,也让人不由得被爱的深沉博大而感动。

《蕙园的春天》中的爱情故事对现实也富有启迪意义。今天,有无数的人在追寻真爱,然而很少人寻到并拥有了它。真爱是发自灵魂和心灵的,是共享、是奉献,是祝福和促进他人幸福的,也是无私和美好的。违背良知、道德的爱,最终会戕害当事人的心灵,也损害爱的美好,引人堕落。这部作品书写了一个有现实基础的厚重的爱情故事,尽显爱情的美妙、广阔、纯洁与深邃,动人心弦,催人泪下。它让我们在带着生活温度的朴素人情中再次发现爱的真谛,让真情无处安放的人们受到心灵的洗礼。

在《蕙园的春天》中,读者还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人情美、人性美。小说借主人公蕙园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一群奋斗进取的大学生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那些记载着青春热情、纯洁理想的普通生活事件以及歌诗往来,无不记载着动人的情怀,再现了那个时代单纯朴素、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不仅令当下的年轻人心生神往。这段大学生生活的描写,带着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更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带着几许怀念和怅惘,也像一幅古典雅致的画、一曲优美昂扬的歌,在如今仍可回望的记忆里荡涤凡尘。而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相互信任、重情重义的时代风貌,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美丽纯洁又多才多艺、有着丰富内心世界和高洁精神气质的女主人公蕙园,令人感佩。

真正有艺术魅力有恒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必是那些蕴含了人生真谛、倾注了作者心血和最深刻的思想感情,并且触及灵魂的作品。而作者的生命历练与真知灼见,也为小说文学魅力及丰富性增色不少。兰溪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社会和人性现实中的光,在光影交织中保持着清新明亮的色调,即便爱情悲剧带着阴暗悲怆的色彩,也不失一种力量和悲壮美,在打动读者的同时,激发起一种令人深思感慨、不失高尚向上的情怀。人生或有低谷和阴霾,心碎和迷惘,但太阳仍温暖地照耀着大地,美好的生命之光终将照耀那些寻求真爱和真理之人。《蕙园的春天》描写的男女主人公清纯、坚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以及面对不如意时的积极人生态度,无疑是人性中最宝贵的爱与光。对于同样苦苦寻求人生道路和幸福的人们来说,这又何尝不是莫大的鼓舞和启迪?